

鰲鼓千言萬語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每當東北季風吹起，我就想起鰲鼓濕地；想再回去那裡看鳥、聽風，看怒吼的狂風在水面上拂掃出變化無窮的漣漪，看紅遍天際的落日餘暉，滄浪映疾雲。

於是起程，帶著相機和虔敬的心情，趕赴鰲鼓濕地回應天地年復一年的悠悠召喚。

鰲鼓濕地在北港溪出海口南岸，面對外傘頂洲及它所圍繞成的潟湖。原為台糖東石農場，但因地層下陷海水入侵，且地勢低窪加上周邊海堤圍繞，魚塢及舊有農地逐漸形成天然的蓄水池，於是吸引許多鳥類留棲於此地，成為現今的「鰲鼓濕地森林園區」；農場是沒落荒廢了，但卻造就了一個意外的美麗。

鰲鼓的風最吸引我，曾為之寫過一小詩「鰲鼓看風」，來形容身處東北季風呼嘯肆虐的當下，看，波搖石動，水青異色；聽，風悲

浮雲去，四顧但茫然；揣度古人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豪邁盪胸的心情；鰲鼓的風千言萬語。

風 有影有？

鰲鼓的風 看得見

風 有影！

風用大毛筆沾飽音符

如指揮家臨場

在水面上掃畫心情

時而怒吼 那就是狂草

時而呻吟 就成了瘦金



看，波搖石動，水青異色；聽，風悲浮雲去，四顧但茫然。

偶爾 長橫留白
風和浪迎面撲來
蒼茫如暮
偶爾 垂露渲染
裙裾輕擺款步行
漣漪輕揚

風 回首一轉
轉成了沒有出路的漩渦
然後問道
你看，我有影冇？

鰲鼓看風

於是，風聲和水影搭起鰲鼓濕地的舞臺，接著群鳥飛羽不邀自來，與之共舞，那又是一幕幕讓觀眾目不暇給、野趣盎然的大自然戲碼。冬季從遠方來的候鳥種類不少，常見的有雁鴨、鷺鶻、鷗鷺、鷺、鷗、鵲等。屆時吸引許多愛鳥人士，攜帶遠攝設備趕赴盛宴，沿著海堤防汛道路佈設拍照據點，捕捉舞者的

曼妙身影，追求纖毛畢露巨幅特寫的圖鑑影像。由於我並沒有那種高階的拍鳥工具，而且志不在此，我另尋所鍾。「詩緣情而綺靡」，我觀景、聽風和看鳥，心中油生感觸，這「情」若化轉為文字即是「詩」了；攝影也是我所專，如果也能輔以詩詞，應該更瀏亮、清澈了。譬如，在岸畔眺水中一枯叢，遠方襯以一鷗鷺孤佇，此景此情令我頓生無限感慨，於是寫下一詩文並配以影像，題為「榮枯」；這樣的境界才是我所尋覓的啊！

狂風吹來
捲走一切
榮枯啊！寵辱啊！得失啊！
茫茫處鷗鷺逆風兀立
偶爾回首
睥睨所有

榮枯



茫茫處鷗鷺逆風兀立，偶爾回首，睥睨所有。

除了濕地的水域外，農場的白木林步道也深深吸引我，常讓我流連盤桓。此處密植許多「白千層」樹種苗，由於白灰色的老舊樹皮層層留在樹幹上，並不輕易剝脫，所以稱為白千層。當斜陽光穿透樹冠縫隙，灑落在幽暗、寧謐的林間，加上反射自白樹皮的微光，在微濕的空氣中發散；隨著時間漸移，遂形成神祕的光影變化。我在林中屏息，看到了光陰，於是我寫了「鼈鼓的光陰」，並配圖以為記。

光陰沒有似箭
日月也沒有如梭
白駒不曾過隙
樹林看不到人跡

一頁一頁 翻讀
越遠越模糊
我佇立在鼈鼓
回首瀕顧 踟躕前望

時間並不停止
只是化成薄薄 微光
無聲無息 飄移
不慌張 也不徬徨

鼈鼓的光陰



時間並不停止，只是化成薄薄微光，
無聲無息飄移，不慌張也不徬徨。



跳波自相濺，白鷺驚復下。



雙雙高蹺鴛的剪影，令人遐思不已

日暮飛鳥還，觀眾大也都已散去，人聲漸離，獨我留岸邊，等候另一幕水天共燦爛。夕陽西沉，風止水靜雲平，蒼茫對餘暉，渲染天際一片嫣紅。突然飛臨一大群鷺鳥，停落在離岸不遠的淺水區相爭覓食，雖然鳴聲聒噪吵雜不已，但是，看牠們那泛紅的羽色配以優雅的體態，在暮色天光下舞動，頗有「跳波自相濺，白鷺驚復下」的野趣。

不多時這群鷺鳥旋即離去，水天又恢復平靜。這時候我會把視野縮回至近處的小景，用微觀的期待心情，尋找小而美的滿懷喜悅。雙雙高蹺鴛的剪影、彎腰縮頸狀似蓑衣老翁的小白鷺、佇立於波光粼粼中的大白鷺...；這些美麗、動人的一幕幕，撫慰了白天動盪不安的人間心靈。終於，最後一道彩霞隱退，天地漸入安息。

鰲鼓有風、有鳥、有光、有影；鰲鼓有情、有詩、有畫；鰲鼓濕地...有千言萬語。



佇立於波光粼粼中的大白鷺，送走最後一道彩霞隱